

巫哲◎著

# 格格不入

项西：

一个偶然，一个偶然，一个偶然，  
很多偶然，错过任何一个，我们现在  
就不能这样待在这里了，多奇妙的  
世界。

G E G E B U R U

下

青島出版社  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# 格格不入

巫哲◎著

G E G E B U R U



 青岛出版社  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# 格格不入

巫哲◎著

G E G E B U R U



 青岛出版社  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

“哎？你是不是乱弄什么了？”刘远平一头汗地站在桌子前瞅着被拆开的电脑，“里面也没哪儿松了啊……”

“我就拍了它一下。”项西把电扇调到最大挡，他和刘远平两人对着电脑已经折腾了半小时，电脑完全没有回魂的意思。

“你没事拍它干吗啊？”刘远平莫名其妙地看着他。

“我……”项西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因为有条大长腿说想程博衍了？

“是玩游戏玩火了吧，”刘远平笑了起来，接着又皱上了眉头，“拍一下也不应该坏啊！我那台我从桌上踹到地上都没坏呢！”

“算了，”项西看刘远平焦头烂额的样子有点儿过意不去，那边赵彤还忙着给他俩煮面条吃，“我明天拿去修修吧？”

“别啊，修一下随便换点儿什么都快顶上那五百块了！”刘远平也很过意不去，“我找他去！他还没回家呢。”

“别别别别……”项西赶紧说，“我拿去修就行，不一定要换东西呢。”

五百块的电脑，就这么被自己两耳光给扇熄火了，项西真挺郁闷的，这东西也太脆弱了，早知道不如八百买程博衍那台。

想到程博衍，项西的心情顿时跌上加跌地伏到了谷底，扒拉都扒拉不起来了。

程博衍是不是生气了？

项西又瞪了一晚上眼睛，第二天早上起床洗脸的时候，发现黑眼圈都快比眼睛大了。

他不害怕程博衍对他怎么样。

他只怕程博衍以后都不再理他了。

“项西，”宋一从办公室里出来叫了他一声，“来一下。”

“哦。”项西正在往货架上补货，一听宋一让他过去，顿时紧张起来，这几天自己状态不太好，虽然没出什么错……

进了宋一的办公室，宋一正叼着烟，看他进来，扔了一根给他：“关门，别让人看到

你在我办公室里抽烟。”

项西笑笑，把门关上了，拿着烟也没点。

“抽吧，没事。”宋一把打火机递给他，“坐会儿，有事想跟你商量一下，工作上的。”

“嗯，”项西犹豫了一下，把烟点上了，坐到了椅子上，“是我有什么做得不好吗？”

“不不，你做得挺好的，”宋一靠着桌子，“我是想跟你商量一下，看你愿意不愿意，就是值夜班，原来那个辞职了，现在一下招不到合适的人……”

项西愣了愣，看着宋一，值夜班？

“夜班的工资会正常算给你。”宋一抽了口烟，“你可以搬到店里面住，房租能省下了，就那个小单间，你去看过没？”

小单间他知道，没进去过，但在外面看过，就在仓库旁边，跟他现在住的那儿差不多大小，但条件要好得多，还有电视和空调。

关键是，不收房租？还加工资？

跟省钱和赚钱有关系的事项西一听就有兴趣了，这两点就足够打动他，他都没再多问别的：“行。”

“你现在租的那套房子还有多久到期？”宋一问。

“就这两天了。”项西说。

“那退了吧，今天或明天搬过来，那屋子也不用怎么收拾，过来就可以住了。”宋一拉开抽屉，拿出了一套钥匙，“早上辛苦你早点儿起来开店门。”

“没问题。”项西拿过钥匙。

中午宋一的电话打过来的时候，程博衍正站在诊室窗前。

这里能看到医院大门，大门外站了能有二百多号人，拉着横幅，白底黑字写着“还我命来”“冤”，旁边还有音箱，有人正拿着话筒对着一张纸念着。

大致是从某个县城转过来的病人去世了，家属不能接受，要求赔偿。

这病人入院那天程博衍正好值班，市里几个大医院都不接收，最后他们医院接收了，但最后也没能救过来……

家属不愿意失去亲人，医院也希望能救人，否则当初也不会接收这个病人，但最后矛盾还是出现了。

“忙吗？”宋一在电话那头说。

“这会儿没事。”程博衍坐回椅子上。

“你没在医院啊？”宋一有些奇怪地问，“怎么还有广播？”

“什么广播，”程博衍笑了笑，“有病人家属堵在医院门口呢。”

“又堵了？”宋一立马有些紧张，“跟你们科有关系吗？去年堵的时候你不是还被砸伤脑袋了吗？”

“没，报警了，一会儿看怎么解决吧。”程博衍下意识抬手摸了摸自己额角，头发根那儿还能摸到一小道疤，“你有事？”

“你让我办的事我都给你办好了，什么时候请我吃饭弥补一下？我可是辞了一个人把他安排好的。”宋一说。

“你不是说那人不负责本来就想辞掉吗？”程博衍笑笑。

“那我还能安排别人呢。”宋一喷了一声。

“这周末吧。”程博衍看了看桌上的台历，“饭我不管了，我下班时间没准，你们要唱歌订好包厢等我过去就行。”

“OK！”宋一说完挂掉了电话。

程博衍喝了口水，看看时间，打算去食堂吃点儿东西，刚走出诊室，就被隔壁刘大夫叫住了：“程，吃饭？”

“嗯，一块儿吗？”程博衍说。

“你衣服换换吧。”刘大夫指了指他身上的白大褂。

程博衍叹了口气，犹豫了一下便回屋把身上的白大褂脱掉了，去食堂要经过医院门口，以前也有过堵门的家属见着白大褂就扑上去打的事。

“警察还没来吗？”程博衍跟刘大夫一块儿往食堂走，看到门外的人还在，不过还算平静。

“来了也不好解决，只能劝啊。”刘大夫说，“只是家属不理解还能试试沟通，要还有职业的就麻烦了，情绪被煽动起来了说什么都没用了。”

程博衍没说话，刘大夫看了他一眼：“哎，你这几天是不是累了？看着没什么精神啊。”

“是吗？”程博衍笑了笑，“大概是好久没吃到嫂子包的饺子了。”

“你这人，下周让她给你包点儿！”刘大夫笑着说，“不是我说你，别再单着了，有没有人做饭另说，起码回家了能有个人说说话啊。”

“我也不想啊。”程博衍还是笑，伸了个懒腰。

项西感觉自己不能闲着，一闲着没事他就忍不住会打开手机微博上“大棒骨”那儿看看，但一看到“小西西下午好”和下面那个大长腿，他就郁闷得很。

于是只能搬家玩。

房子还有三天到期，他还是打算马上就搬家，给自己找点儿事干。

他的衣服不多，就一个包，但枕头、床单、电扇什么的挺占地儿的，他只得问刘远平要了个编织袋，把东西都塞了进去。

拿东西去超市他跑了两趟，舍不得花钱叫车拉，只能一趟搬衣服、被子什么的，一趟扛电脑。

这破电脑他拿去楼下的小维修部让人给看了，硬盘烧了，再买一个又得好几百，他更

舍不得花这个钱了，但又不愿意扔了，于是当个宝似的也扛到了超市的小屋子里。

超市的这间小屋很干净，因为超市开起来也没多长时间，所以东西都很新，墙面是很漂亮的灰蓝色，屋子里的床和柜子、桌子还是成套的，都是白色。

不过这小屋子不带厕所和浴室，得用店里的，但这没什么影响，反正晚上也只有他一个人。

项西把自己的东西都收拾到了柜子里，把破电脑也放了进去，再把电视和空调都打开了，往床上一倒。

舒服！

超市晚上关门之后，项西按照要求，绕着圈把所有的门窗都检查了一遍，又把店里的地扫了扫，这才去洗了个澡回到了小屋。

躺在床上，吹着空调，看着电视。

很舒服，很轻松，很……他什么时候又把手机拿起来的他自己都不知道。

小西西下午好。

……大长腿你大爷。

项西有些恼火地把手机扔到了一边。

瞪了一会儿电视，他突然觉得有点儿委屈。

虽然他对程博衍的态度有点儿冲，但程博衍怎么能跟他一般见识呢！

怎么现在会变成这样了呢？

程博衍不理他了。

明明关系那么好的人，从来没吵过架的，怎么能说不联系就不联系了呢？

项西换了个姿势，趴在床上抱着枕头。

这个姿势让他觉得安全，能护着软绵绵的肚子，就跟猫猫狗狗似的，不是特别信任的人不会翻肚皮让你挠。

项西闭上眼睛，轻轻叹了口气。

突然觉得自己想明白了。

毕竟是不一样的人，对于他来说，程博衍有着跟所有人都不同的地位，而对于程博衍来说，自己大概只是一段插曲，插曲唱跑调了，就切歌换一首。

想通了这一点，他一下轻松了，翻了个身在床上摆了个大字。

其实也没什么，从小到大，他都是这么过来的，我跟他们不一样，这是最好的理由，任何事都可以用这个理由。

安神静心法宝。

但这回这个法宝的时效有点儿短，刚到周末就失效了。

早上醒过来的时候，他发现自己还是有点儿郁闷，特别是起床的时候想拍一下杯子反



射到墙上的光斑时，相机提示照片已经存满了。

居然存满了？居然满了！

怎么办？电脑坏了，照片他不好意思让程博衍之外的熟人看到，去网吧还要身份证……

项西把相机收好，琢磨该怎么办，去找程博衍是最简单的办法，程博衍还能帮忙把他的照片都分类，但……他把超市的卷帘门往上推的时候有点儿走神，门还没全卷上去，他就往外走，脑袋在门上狠狠磕了一下。

他很恼火地骂了一句。

“没事吧？”于保全正好在店门口停车，听到动静跑了过来。

“没事，这门也卷得忒慢了！”项西揉揉脑袋。

“晚上没安排吧？”于保全跑过去把他的小电瓶车锁好，又跑过来问了一句。

“晚上？”项西愣了愣。

“昨天不说我们几个去吃饭吗？”于保全在他肩膀上拍了一巴掌。

“哦，”项西想起来了，前天张昕就提议了，他们这班的四个人出去吃个饭，他这两天人有点儿发闷，已经忘光了，“没事。”

下了班，几个人换了衣服，说说笑笑地商量去哪儿吃，项西一直没说话，他不太提得起兴趣，要不是之前已经答应了，他真不想去。

“门钉肉饼吧，”张昕最后一拍巴掌，“好久没吃了！”

“好！”于保全马上也拍了一下巴掌。

除了项西，另外三个都有电瓶车，项西坐了于保全的车，几个人直奔饭店。

项西对食物没什么追求，特别是现在这种挺茫然烦躁的时候。

四个人两男两女，他跟于保全挨着，对面是张昕和一个叫何小如的姑娘，很内向，项西跟她一块儿上了这么久的班，话都没说上十句。

“哎，项西，”等上菜的时候，张昕看着他，“你是不是特会拍照啊？给我和小如拍一张呗？”

“我……就随便玩玩的。”项西有些犹豫，他休息的时候会摆弄相机，张昕看到过两次，虽然没看过他拍的照片，但一直觉得拿着猪鼻子相机的人肯定都是高手。

“你带相机了吗？”何小如也问，声音有点儿怯怯的。

相机就在包里，因为相机太贵，项西只要离开屋子，就一定会把相机放包里带着，怕丢。

“带了。”他想了想，从包里拿出了相机，低头翻了半天，把拍得不太满意的两张删掉，对着何小如和张昕举起了相机，“不用看我，就跟你俩平时聊天那样吧。”

“我特爱吃门钉肉饼，小米粥就门钉，爽呀！”张昕转过头看着何小如说了一句。

何小如没说话，笑了起来。

项西按下了快门。

“怎么样怎么样？”于保全凑了过来。

项西把照片给他们几个看了看，张昕看了一眼就竖起了拇指：“真好啊！我还是挺上相的嘛！小如侧脸真好看！”

“可以……给我一份吗？”何小如看了看照片，有些不好意思地问。

“我存出来了给你吧。”项西说。

可是上哪儿存啊！

于保全一看拍出来的照片还不错，立马要求给自己也来几张。

项西只得又删掉了几张，给他们又拍了一些，最后相机第三次提示没有空间了的时候，他突然有点儿堵，没着没落的，想抓又抓不着。

“满了，拍不了了。”他把相机塞回了包里。

“谢谢啊！”张昕把几个人的杯子都倒上了酒，冲他举了举杯子。

“这谢什么，”项西拿起杯子，“谢谢你们几个平时对我那么照顾，我不会的都不嫌我。”说完他一口喝掉了半杯酒。

于保全瞪了瞪眼睛：“你喝酒是这么喝的啊？”

“一般不都用嘴喝吗？”项西笑了笑。

“看不出来啊，项西你这架势估计干翻我们仨都不是问题吧？”张昕也挺吃惊的。

“我反正走路的。”项西笑着夹了一筷子拌肚丝吃了，然后把杯子里剩下的酒全倒进了嘴里。

挺久没这么喝酒了，先是受伤，再是肺炎，接着又拆钢钉，项西感觉自己这大半年一直处于抽烟喝酒都得控制的状态。

他虽然挺能喝，但不好酒，不过这会儿这一杯酒下肚，他却有种久别重逢的畅快感觉。

于保全喝酒一般，聊爽了能喝点儿，但估计也就三两的量。

项西自己喝了多少不知道，就桌上这点儿酒，平时他全喝了也不会有什么反应，今天喝着却有点儿不太愉快。

头不晕眼不花，就是说不上来的堵。

从饭店走出来的时候几个人都一副酒足饭饱的样子，于保全跨上车，一拍后座：“来，送你回去。”

“你自己回去吧，”项西看了看他，“我溜达回去，也不远。”

“我没喝多少，不会把你摔了的。”于保全说。

“我走回去，消消食。”项西挥了挥手，转身往回走，“你们注意安全！”

晚上比白天凉快不少，项西边走边伸了伸胳膊，仰起头看了看月亮。今天天气不错，没遮没挡的，刚升起的月亮颜色很漂亮，就是看不到星星。

项西走了几步，看到路边刚浇过水的花坛前有一小摊形状很圆的积水，走过去看了看，

正好能把月亮映出来，还带着街边店铺的霓虹灯，喧嚣里透出宁静，感觉很好。

他从包里掏出相机，准备拍一下，接着就想起来相机已经满了。

他蹲在路边，低头在相机里翻着照片，翻着翻着就停了手，突然就有点儿不想拍了。

他盯着面前的水愣了很久，最后把相机塞回了包里，掏出了手机，拨了程博衍的号码。

掏手机拨号的动作他做得很快，就怕动作慢了自己会又把手机收起来。

快接快接快接！

在我挂掉之前快接！

项西听着听筒里的拨号音，手指在手机上一下下敲着。

“喂？”电话在他准备挂掉时终于接通了，那边传来了程博衍熟悉的声音，“项西？”随着程博衍声音传来的还有嘈杂的背景音，音乐，有人笑，有人在唱歌，听筒都震得嗡嗡响。

“你在外面啊？”项西猛地觉得自己泄了气，程博衍玩得正开心呢。

“跟宋一、林赫他们聚呢，你等等，我出去说。”程博衍说。

几秒钟之后，四周嘈杂的声音静了下去。

“好了。”

“你玩吧，”项西说着，觉得有点儿困，“我……”

“碰上什么事了？”程博衍问。

“没，”项西皱皱眉，突然有点儿无名火起，“我还能整天碰上事啊！什么事也没有！”程博衍那边没了声音，项西也沉默了。

“怎么了？”程博衍过了一会儿才轻声问了一句。

项西正打算熊熊燃烧的无名之火还没等添柴，就被程博衍这一句“怎么了”给泼没了，连带旁边的柴都找不着了。

“没，”项西闷着声音说，“就是我电脑坏了，相机满了。”

“要用我电脑？”程博衍笑了笑，“还是要买我电脑啊？给你打折。”

“买不起，”项西坐到花坛边，“就想先存出来，删我又舍不得删，没放大也不知道哪张不好，哪张能删。”

“那你过来吧，”程博衍说，“我现在回去了。”

“啊？现在？”项西愣了，“你不是在……唱歌吗？”

“你又不是没跟我一块儿唱过歌，我就属于在旁边玩手机的那个。”程博衍说，“我大概二十分钟到家。”

“这么快？”项西站了起来。

“就在小区旁边，走路就二十分钟。”程博衍说，“你从哪儿过来？”

“超市，我坐公交车过去。”项西转身大步往街口那边的公交车站走过去，一开始是走，

走了没几步他就跑了起来。

程博衍家亮着灯，项西在楼下就看到了，他跑进了电梯。

电梯门打开，他刚走出来，程博衍家的门突然就打开了，接着就看到程博衍拎着一袋垃圾走了出来。

“挺快啊。”程博衍转头看到他就笑了，把手里的垃圾放到垃圾桶里。

“这个点又不堵车。”项西跟着也笑了笑，程博衍的笑容还是那么好看，一笑起来就让人觉得踏实。

“电脑怎么就坏了？”程博衍转身进了屋里。

“我拍了两下它就坏了，说是硬盘烧了。”项西一提这事就挺郁闷，跟在程博衍身后叹了口气。

“你喝酒了？”程博衍扭头看着他。

“……嗯，”项西扯着自己衣服闻了闻，“味大吗？”

“一般大。”程博衍进屋去把电脑打开了，“你衣服还在书房。”

“哦。”项西搓了搓手，进了书房，不知道为什么程博衍这句话他听着特别舒服。

“我洗个澡，一身怪味，”程博衍从卧室拿了换洗衣服出来，“你先用着吧，冰箱里有小蛋糕。”

“我刚吃完门钉。”项西笑着坐到电脑前。

“怕你光喝酒没顾上吃呢。”程博衍进了浴室关上了门。

项西对着电脑又嘿嘿笑了两声。

笑什么呢……

程博衍的电脑比他那台五百块的开机要快很多，叫价八百就是不一样。

项西从包里拿出相机，放到桌上，正想去插数据线的时候，看到屏幕右下角有个头像在跳。

程博衍的QQ一直都是开机就一块儿登上去了，项西用他电脑的时候，经常能看到右下角跳，平时也不会在意，但今天不知道怎么了，突然就想看看。

他盯着那个头像看了半天，最后咬咬嘴唇，把鼠标移过去点了一下。

对话框弹了出来，先看到的是对话框上的名字。

哥有大长腿。

项西有点儿不敢相信自己这刚认字没多久的眼睛，凑过去又盯了一眼才确定。

居然真是这个大长腿！

怎么哪儿哪儿都能看到这个人！

项西简直不知道该做出什么反应，再看到对话框里的内容，他一下从椅子上蹦了起来。一个视频请求。

一句留言。

哥有大长腿：没在线啊？还想跟你视频一下呢，睡不着。

全是半夜发过来的！

大半夜的视频……变态！

“这人是谁啊！”项西冲到浴室门口吼了一嗓子，“开门！”

“我洗澡呢。”程博衍在里面喊着，水哗哗地响，“什么谁是谁啊？”

“那个大长腿是谁啊！”项西往门上拍了一巴掌。

“听不清你说什么，让我先洗完，”程博衍在里边有点儿无奈，“你是不是发酒疯了？”

“就发了！发了！疯了！”项西越想越生气，拍着门就不停，“别洗了！还说要洁癖，洗个澡洗一个小时了！”

“我刚进来！行行行……”程博衍说着一把打开了浴室的门，一身水站在门边，前额的头发还滴着水，“我陪你发酒疯，说吧，什么谁是谁？”

这是项西第二次看到程博衍光着身体，比第一次更彻底，这回连提到一半的内裤都没了，直接上上下下看全了，还是个正面。

他的眼睛一下瞪圆了，不知道是该继续瞪着程博衍还是该把目光放到别的地方。

在对程博衍的裸体表达了一个简短的震惊之后，他指着客厅那边：“就那个什么什么大长腿啊！”

“大长腿？”程博衍愣了愣，皱着眉从旁边架子上扯下浴巾往腰上裹了一下，走出了浴室。

“你装什么傻啊！”项西跟在他身后，脑子里乱七八糟不知道转着什么，“人微博还给你留言说想你了，现在半夜又要跟你视频！视什么频啊！变态！”

程博衍平时在家穿得很随便，但因为觉得哪儿哪儿都不卫生，所以项西没见过他光膀子，今天是头一回看到他光着的背，后腰上因为肌肉而凹陷下去，脊椎线拉出漂亮的弧度，项西啧了一声，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锻炼出这样的身材来。

“这人是……”程博衍看清屏幕上的对话框之后把它关掉了，“一个群里的朋友。”

“什么群啊！”项西拧着眉，嗓子还是挺亮的，“这人微博上跟个色狼似的，一会儿舔这个，一会儿舔那个！”

程博衍笑了起来：“你还看他微博了啊？我都没看过呢，就群里认识以后也没说过几句话。”

“什么群啊！”项西脑子有点儿发晕，但是还没忘了重点。

“一个……”程博衍转过身靠着桌沿，“交友群。”

“交友群？”项西愣了愣，交友群？

交友群！

他脑子里顿时一片呼啸，他虽然进网吧就为玩游戏，不聊天也不干别的，但毕竟看得多了，交友群是什么玩意！很多交友群大名叫交友小名就叫约炮！

馒头还经常两手指头戳着键盘在“交友群”里撩骚呢！

程博衍居然……

“嗯，怎么？”程博衍还是挺平静。

“你……真看不出来！”项西眉毛都快拧成蝴蝶结了，“你看着挺正经一大夫，居然也约炮！还跟人半夜裸聊！”

“我没裸聊……”程博衍有点儿无奈，“你酒疯发完了没？”

“没发完呢，正欣欣向荣呢！”项西手指往他胸口上戳了两下，“没裸聊？那你还约炮了呢！”

程博衍低头看着他的手，沉默了一会儿之后一挑眉毛：“约炮怎么了？我一个单身大龄男青年，总得解决一下生理需求吧。”

项西骂了一声，手都气哆嗦了，又指着屏幕：“就跟那个大长腿啊？他成天就舔来舔去的，你又不洁癖了啊！你不是洁癖的吗！你不是见人墙上划几道黑你就受不了吗！”

程博衍没说话，只是皱了皱眉。

“他也不好意思叫大长腿，”项西又往自己腿上拍了拍，“什么屁的大长腿，我才是大长腿，你是不是瞎啊！”

“行了，别发疯了。”程博衍叹了口气，“项西，你最好清醒一下，我洗完澡我们谈谈。我出来的时候你要还这样，我就扔你出去。”

这句话说完，程博衍进了浴室，很重地关上了浴室的门，哐的一声巨响。

项西趴在桌上没动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

耳边还有些莫名其妙的嗡嗡声。

程博衍生气了。

摔了门。

项西，你在干什么！

他的手猛地抖了一下，接着就是一阵羞愧，混杂着后悔和害怕。

这是怎么了！

明明没喝多少酒！

发酒疯也就算了，居然还冲程博衍发酒疯！

你是傻吗！

程博衍从浴室出来的时候，项西趴在桌上，听到他的声音也没有动。

他走到项西面前站下，在项西肩上拍了拍。

项西还是没动。

“酒醒了吗？”程博衍问。

“我没喝醉。”项西轻声说。

“那个大……长腿，之前聊过一阵，医学院的学生，后来他说见面，我感觉他有点儿……就没聊了。”程博衍拿过杯子喝了口水，“我加那个群就是无聊，没在群里说过话，也没约过人。”

项西没有说话。

“他挺久都没联系我了，我也没看到他微博的留言。”程博衍继续说，“QQ上的聊天记录你翻翻，上回聊估计都是过年那会儿了。”

“别说了。”项西说，声音有些闷。

程博衍没再说下去，坐到了电脑桌旁边。

项西跟他目光对上了，立马有些尴尬，想把脸往另一边转过去的时候，程博衍伸手按住了他的脑袋：“躲什么？”

“丢人。”项西小声说。

“你就为这事发这么惊涛骇浪的疯？”程博衍把椅子往前挪了挪，也趴到桌上，跟他面对面。

“不是，”项西垂下眼皮，“我不知道我怎么了，我今天喝了也就半斤多点儿，不知道怎么了。”

“半斤多还叫‘也就’啊？”程博衍说，“干吗喝这么多？”

“不知道，烦吧大概是，同事叫吃饭，本来想不去的，但又不想闲着。”项西闭了闭眼睛，“我就觉得你不理我了，有点儿烦。”

“我没有不理你，”程博衍轻轻叹了口气，“我是想让你安静一阵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项西问。

“这有什么真的假的，”程博衍看着他，“我是说话藏着的人吗？”

“不是，”项西眼睛盯着桌子，因为距离太近，感觉都快对眼了，“其实我也不怎么需要一个人安静。”

“这样啊，”程博衍笑了起来，“好，我知道了。”

项西对着桌子笑了笑。

“去洗个澡吧，”程博衍说，“一屋子全是酒味。”

“不至于吧。”项西闻了闻自己的胳膊。

“至于，”程博衍站了起来，“我给你拿衣服。”

“嗯。”项西终于动了动，直起了身。

程博衍给他拿了条新的内裤，他又拿了平时来这儿穿的那条裤子，快步走进了浴室。

浴室里还有没散尽的水雾，能闻到程博衍身上那种熟悉的柠檬香气，柠檬消毒液、柠

檬洗手液、柠檬沐浴露、柠檬牙膏，要不是柠檬在家不好种，估计程博衍窗台上那几盆薄荷都得换成柠檬。

项西脱了衣服，打开喷头，低头冲着水，程博衍之前调的水温很合适，一点点温度，冲着让人觉得轻松了很多。

就这么舒服地冲了能有半小时，项西觉得酒醒得差不多了，就着水抹了抹脸，又甩了甩头。

刚甩了两下，就看到浴室静悄悄地打开了，他吓了一跳，下意识地随手抓了毛巾捂着下边。

再看过去的时候，他发现门外没有人，是进来的时候没关好？他伸手把门又关了过去，接着就发现门锁居然已经脱出了底座，斜着挂在门上。

“门坏了！”项西喊了一声。

“知道。”程博衍在客厅里回答。

“什么时候坏的啊？”项西把门关过去，门执着地再次打开，再关，再开。

“刚刚甩的。”程博衍说。

“哦……”项西想起了程博衍进浴室时甩出的那声巨响，有点儿不好意思，“那怎么办啊？”

“洗你的，”程博衍笑了笑，“我又不过去。”

其实过来就过来了，手术的时候早看遍了，项西倒不是怕这个，就是洗澡的时候门开着，总觉得没安全感。

但门是因为他抽疯才被程博衍甩坏的，他也不好再多说什么，只能继续洗，冲一会儿就伸手把门扒拉一下，再冲一会儿再扒拉一下。

洗个澡洗得跟做了十套广播体操似的。

从浴室出来的时候，程博衍正坐沙发上看书，手里拿着支笔转着。

“那门……我去买个锁吧。”项西说。

“不用，装回去就行。”程博衍转头看了看他，目光落在了他的腿上，“这疤还没好透呢，以后少喝点儿酒。”

“哦，”项西犹豫了一下，“我刚刚用了你的毛巾。”

“用吧，”程博衍抬头看了他一眼，“我毛巾多。”

“我……”项西站着有些尴尬，低头往电脑桌那边走过去，“用电脑。”

“你电脑怎么坏的？”程博衍放下书问他。

“不知道，我就拍了两巴掌，它就被我的内力震伤了。”项西坐到电脑前，把相机的数据线插好，“拿去维修那儿，人给看了，说是硬盘烧了……”

“那换个硬盘啊。”程博衍说。



“不换了，又要五百，”项西啧了一声，“顶上一台电脑了。”

“我这台要不要？”程博衍笑笑，“肯定比你买别人的强。”

“……那我得睌账了。”项西叹了口气。

“睌呗，”程博衍拿起遥控器随便找了个台看着，“债多不压身。”

“我正攒钱呢！”项西敲了敲桌子，“忘跟你说了，我不在那儿住了，宋一让我在超市值夜班呢，就住超市了。”

“那不错啊，”程博衍看着他，“你那个黑咕隆咚的地儿早该搬了。”

“嗯，不收房租、水电费，工资还加了，这一个月下来里外能多出不少钱了，”项西一想到这个就很愉快，“我应该去买个钱包。”

“我送你一个，”程博衍笑笑，“算是庆祝吧。”

“我……”项西笑了两声又想起当初从程博衍身上摸出来的那个钱包，“哎。”

“喜欢什么样的？折起来的那种还是长条的？”程博衍问他。

“折起来的放着方便吧，”项西想了想，“不，长条的放的钱多吧。”

“你要放多少钱啊，”程博衍笑了起来，“钱多了存起来啊。”

项西嘿嘿笑了两声，看着屏幕没有说话。

程博衍这才想起来他没有身份证，叹了口气：“那个平叔，怎么没想着给你上个户口呢。”

“逗呢，他能把我养大都得算菩萨心肠了，还上户口呢……”项西笑了起来，笑了一会儿又往椅子上一靠，仰着头，“他说过，悄没声来，悄没声活着，悄没声死了，就行了，别给他添麻烦。”

“逗呢，”程博衍也说了一句，“就你这嗓门，悄没声得了吗，一嗓子这栋楼的声控灯都得亮，没亮的那是震碎了。”

项西让他逗乐了，仰着头笑了好半天：“我嗓门有那么大吗？”

“有，非常有，我每次听你一喊就肝儿颤，”程博衍站起来走到了电脑桌旁边，拉开了最下面的抽屉，从里面拿出了一张银行卡，“这个你先用着，以前我妈给我存零花钱的卡，密码是我生日。”

“合适吗？”项西愣了，在他看来，跟身份证有关的一切都是很高级的，所以他每次掏了钱包要有身份证他都会给扔邮筒里寄回去。

“你不就存个钱吗？”程博衍说，“这卡还开了网银，你在网上买东西什么的也能用。”

“我不会用那些。”项西犹豫了一下接过卡，“那我用你的卡去存钱，会被银行的人抓吗？”

“抓你干吗，”程博衍乐了，“顶多就是钱被我取走了。”

“那没事，”项西笑着把卡放进口袋，“你取走没事。”

项西把照片存到了程博衍的电脑里，又把给于保全他们拍的那些单独存在了U盘里。